

好厂长尉健行

□赖晨文/图



■图片故事

东北轻合金加工厂（简称“东轻厂”，1998年后改名为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），位于哈尔滨的平房区，这是曾因日军731细菌部队在此用中国人作细菌战实验而出名。东轻厂是冶金部的万人大厂，它是我国铝、镁加工行业的“独生子”，以“出铝材、出人才、出经验”闻名全国。

1952年，尉健行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（原名大连工学院）。1955年，他从苏联卡明斯克铝加工厂学习完企业管理回国。从1955年到1980年，尉健行在东轻厂工作了25年之久，他把自己一生中美好的岁月献给了东轻厂。在这里，他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人变成年近半百的老人，也从一名副科长成长为工厂掌舵人。

尉健行在东轻厂任过生产计划科副科长、科长，103车间主任，厂长办公室主任、厂生产总指挥、厂党委书记。1966年至1970年在“文革”中受冲击，后下放车间劳动。1970年至1980年任东轻厂生产部部长、厂革委会副主任、厂党委书记、厂党委书记。

1976年10月，他开始主持生产，当时工厂已经亏损57万元。尉健行仅仅用一个季度时间就实

现了扭亏为盈，当年上交利润36万元。

尉健行经过调研发现：东轻厂当时的工艺和装备是国际上40年代的水平，产品质量、经济效益远远赶不上国际同类企业的水平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尉健行请来世界上一流的专家来研究改造方案。通过对比，尉健行等人找出了东轻厂和国际名牌产品的差距，确定了改造的要求。尉健行筹集了近百元巨款，购买了设备、增加了新装备。改造后的东轻厂，不仅产品质量达到了80年代初期的水平，试制生产出防盗瓶盖合金板、彩色印刷版基、真空钎焊双金属板等一批高质量产品和工厂独家经营的产品。板带材产量翻了一番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。

尉健行大抓管理现代化，企业素质显著提高。东轻厂管理基础工作，从1978年开始，先是从填写一张工艺卡片抓起，逐步建立了各项管理制度。在企业管理中，全厂逐步推行了全面计划管理、全面质量管理、全民经济核算和全面劳动人事管理，简称“四全”管理。尉健行还建立了计算机中心。从美国引进最先进的计算机，工厂的局域网可同世界各主要国家联系，可随时掌握国际经济技术情报，为工厂新产

品开发和技术改造提供大量信息。

在尉健行的领导下，工厂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上交利润：1977年1327万元、1978年1700万元、1979年2050万元、1980年2500万元……由于经济效益显著，东轻厂成为国家经委通报表扬的全国64个经济效益好的企业之一。

尉健行努力稳定职工生活，成立了福利处、房产处、职工福利基金会，建成了中小学、技校、职工大学、职工医院，建设了多栋职工住宅楼。工厂还建立了领导接待日制度，积极为职工群众解决实际困难。职工的生活福利越来越好，工人住上了新宿舍，通勤有了大客车，孩子上学学费全免，看病基本不花钱。

尉健行常为了东轻厂的工作忘记了自己的小家。职工们说：“尉厂长好像不知道生活。”他生活简朴，从来不搞特殊化，要求自己与亲人十分严格。他爱人张勤华是201车间的工程师，他一点也不让她沾厂长夫人的光。一次，尉健行去哈尔滨开会，张勤华也恰好去市内办事，要搭他的轿车。尉健行坚决不同意，他说厂里的车子是给他工作用的，家属不能沾光。后来，张勤华只好自己坐了公交车去了哈尔滨市内。

■家庭相册

董大妈的明星照

□雨荷文/图

董大妈属兔，今年六十五岁了，是个退休工人。董大妈原在饮食服务公司的国营饭店工作，退休以后就到街道社区的夕阳红老年艺术团唱歌跳舞，生活过得充实、快乐而滋润。

打开董大妈的相册，就会发现一张董大妈18岁时的照片。那是1969年，董大妈刚刚初中毕业，即将加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，从城市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插队落户之前拍的一张照片。那时候，还没有彩照，照片是在东北县城的一个照相馆拍的黑白底片，邮寄到北京东方红照相馆放大洗印的。照片带着那个时代的氣息：黑白格的衬衫，短短的小辫，天真无邪、清纯靓丽。



如今，40多年过去了，董大妈已经是年过花甲，即将古稀。街道社区的领导联系了照相馆，为夕阳红老年艺术团的老妈妈拍艺术照，留住时光的记忆。于是，董大妈又拍一张明星照。您瞧，和那些电影明星照有啥差别。



■青春岁月

写在自行车上的回忆

□闫涛文/图

父亲是地道的农民，一辈子吃了不少苦，但是每当父亲讲起自己的过去，他的话语总是滔滔不绝，同时父亲的脸上也会流露出一种“灿烂”的笑容。

陪伴父亲一同走过生命中最困难日子的是一辆已落伍的自行车。那辆自行车虽然已经没有了使用价值，但是父亲却像是对待一位老朋友一样对待它，总是把车子擦得十分干净。虽然它已经褪了色，但是总能给人一种洁净的感觉，父亲就像收藏古董一样妥善地保存着这辆老车。

那时候，我家住在离县城不到五里地的农村。每年入夏的时候，父亲忙完了地里的农活，便开始到县里去卖自家菜园里的蔬菜。父亲每次都会驮很多的菜，到县城时已累得满头是汗，可是却从来不说辛苦。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简单吃顿饭之后，他又开始准备第二天要

卖的菜。一个夏天下来，父亲用那辆自行车驮几千斤的菜。可喜的是，那辆自行车很结实，在父亲卖菜的途中从没有出现过故障，这使得父亲对老车更加感激了。要知道卖菜是要抢时间的，如果去晚了菜就会剩下来。如果去早了，又会耽误活计。所以必须找准时间，老车的确为父亲长了脸。

就这样，一晃30年的时间过去了，那辆自行车见证了我家的一切。父亲就是用那辆自行车卖了30年的菜，使得我家告别了那段困难的历史，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。现在，我们家已经住上了楼房，父亲也不用去卖菜了，但父亲却一直保存着那辆自行车。

没事的时候，父亲总喜欢把那辆自行车搬出来，看了又看，擦了又擦，好像是与它在对话。那种难言的情，一直埋藏在父亲的心头，久久都不能退去。

我和弟弟捉虫子

□张亮亮文/图

这张照片是我五岁时和弟弟一起照的。照片中个头稍微高点的便是我，个头稍低点的是我弟弟张永亮。弟弟虽然小我三岁，可从小到大就不叫我哥哥，这一点令我在同伴当中总是“很没面子”。

每当看见这张老照片，我就想起发生在童年的一段往事。那年暑假，我家棉花地里的棉铃虫已经泛滥成灾，父亲忙得顾不上，于是吩咐我们兄弟俩去帮忙捉虫子。父亲事先给我们各备了一个罐头瓶，瓶口上系着

细绳，可以套在脖子上，为了调动我们捉虫的积极性，父亲给我和弟弟说，自己捉的虫子都放到自己的瓶子里，晚上回来数数，按一只虫子五分钱计算，谁捉的虫子多，到时挣的钱就越多。那天，我挣了6元，弟弟挣了5元。

父亲教育我们，自己挣的钱存好了，从小你们要学会理财，对自己的劳动成果更要珍惜。顷刻间，一股丰收后的喜悦之情涌上心头，我和弟弟似乎若有所悟。

